

今不稀

田榮先校監

爸爸七十歲那年，我剛從加拿大回港定居，當時爸爸已將業務交給我們兄弟打理，全心全意發展他的慈善事業。我看爸爸，七十歲了，真的是老！於是感到許多事都是「老人不宜」，不讓他做。爸想自己開車，我怎麼都不許，說他視力退化，反應也大不如前，開車危險；和他外出，我亦步亦趨，在旁「護駕」，惟恐他絆跌或摔倒。說到底，人生七十古來稀，怎能不好好守護着老爸？

忽然，一個不留神，驚覺自己也快要成為「稀」世珍寶，原來，歲月真的不饒人，一晃已是大半生，古稀在望！

怎麼就輪到我邁入古稀了？七十歲真的這麼老、這麼駭人嗎？不准開車？不開車叫我老人家怎麼去田家炳中學，探望我所掛念的眾多子女？出門要女兒攙扶着？開玩笑！我健步如飛，履險如夷，走路比兩個女兒都要快，她們常在後面邊追趕邊叫我放慢腳步，讓她們追上來。今之七十，不復稀矣！

報章或書刊中，談到七零或八零年代的事，每每冠以「上世紀」七十年代、「上世紀」八十年代，看得我膽破心寒。七零年代不就是我傷春悲秋強說愁的中學、大學年代嗎？好像是沒多久以前的事嘛，怎麼會是上世紀的事？我經歷了百年滄桑嗎？攬鏡自省，兩鬢風霜，百感愴然。

老同學都稱讚我記性好，中學許多點點滴滴瑣碎小事，我連細節都記得一清二楚，背過的許多詩詞古文，更是朗朗上口，背誦如流，正感到洋洋得意，自以為是，一位同學刻意挑釁，問我上禮拜的事，我竟茫無頭緒，無言以對，一時之得意，瞬間失落，惟有報以一聲嘆息。老人家就是這麼無奈，「上世紀」芝麻小事

都記得清清楚楚，近日發生的事卻似近還遠，隱約知其然卻說不出當中細節。

年輕時常以記性好自負，人名、電話號碼、詩詞，過目不忘，從來難不倒我。俱往矣！現在認識新朋友，縱使是同桌吃了頓飯，彼此稍作「深度」交談，算是有點認識了，離開飯桌後卻即時忘掉，再見面時名字固然叫不出來，就連曾經跟他見過面都沒有半點印象，只能「你好，你好」胡混過去。更糟的是，腦子不斷轉念，俯仰百變，本來想做一，忽然想起二，正想做二，又忽然想起三，還沒有開始，又想起了四，結果把原來想做的三件事都忘掉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許多事都是轉個身即忘掉，本來想查看資料的，打開手機後，卻忘記自己為甚麼要開手機。找東西，打開了抽屜又是一片茫然，想不起自己要找甚麼。

眼睛更是不爭氣，為招呼這對晶瑩剔透的靈魂之窗，我特別配置了近距看書的、中距看電腦屏幕的、及遠距平日生活用的三副眼鏡，遠近大小，無所弗屆，滿以為從此明察秋毫，大小無遺，卻發覺自己愈來愈多「盲點」。陽光普照下忽然暮色蒼茫，也搞不清是眼鏡髒了，抑或是眼睛出了毛病。看書看不到字，心中不禁又嘀咕，是忘記戴眼鏡，抑或是戴錯了眼鏡？還是字太小，超出了我視力所能及？三副眼鏡百般忙亂的換來換去，最後，還是不得不認命，翻出放大鏡來解決。

聽覺也好不到那裏。夫子說六十而耳順，我卻六十而耳鳴，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，日以繼夜，無分晝夜，夏蟬總在耳邊唧唧作響，不眠不休。與人談話，我不但要豎起耳朵，警醒再三，更要輕輕傾側着頭，盡量把耳朵湊近對方。若是以粵語交談，我還

勉強應付得來，用其他語言，譬如英語，甚或我自以為也是「母語」的國語，那就困難得多了，因我不但聽不清，信息接收後更要一輪翻譯，待我聽懂了第一句，對方已說到第三、四句了！現在終於明白甚麼叫「母語」，年輕時尚不大察覺，現在深深體會到母語與「非母語」之別。

韶華不為少年留，歲月最無情，也最公平，管你是帝王將相抑或販夫走卒，是億萬富豪抑或一介布衣，月圓月缺，春去秋來，時間總是一分一秒的過，美人總會遲暮，英雄總會衰殘，鉛華日漸洗盡，無聲無息，不會因着權勢財富而跟你客氣，更不需要得到你同意。

老了，就老了吧，有甚麼不好？不必再為學業事業爭長短，清心寡慾，不亦樂乎？每天按自己的喜好過活，不必理會是周末或周日，每天都可以是聖誕節，每天都可以是情人節，渾忘老之已至，不亦快哉？雖然身體功能日漸衰退，但最少還保存着大部份的「原裝零件」，合宜地運作，不亦感恩？記不起的事，就由他記不起好了，沒甚麼大不了；看不清的事，也就「眼不見為乾淨」了之，毋須介懷；聽不清嗎？樂得耳根清靜，就跟對方閒話家常，嘻嘻哈哈，天涼好個秋。

年屆古稀，行將就木，營營役役的，滿頭黑髮熬到蕭疏鬢斑，實在要懂得放下，凡事寬容、凡事珍惜、凡事感恩。但願能夠做到夫子所說的隨心所欲，收放自如，卻不踰越規矩。是所至盼。